

◇ 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历史的回音壁(三首)

□ 吕世豪

贺龙将军在晋绥

一九四二年一个严寒的冬天，
凛冽的朔风扫荡着晋西北高原；
一队背粪的八路军战士在风雪中行进，
雄壮的歌声抒发着革命的情感。
炭块上，飘洒着斑斑雪花，
青萋下，流淌着滴滴热汗。

是什么聚拢了战士的视线？
远方闪出一个愈来愈亮的黑点。
黑点渐渐变作一匹疾驰的骏马，
风驰电掣般闯到战士们眼前。
受人尊敬的贺龙将军飞身下马，
四周立即围成一圈冒汗的笑脸。

老总把缰绳塞进一个小八路手中，
随即又将他的背篓移上自己的双肩；
动作如此迅速，又如此果断，
等战士回过神来一切已晚。
将军又严肃地命令小八路跨上马背，
自己却肩负背篓走进队列中间。

一张多么生动的场面！
一幅多么感人的画卷！
图案里的将军如此健谈，
从战士的学习，问到连队的柴米油盐；
画圈中的色泽如此清晰，
难怪多年之后人们仍在叙述怀念。

啊！一副背篓，一串脚印，
一曲激越的颂歌，一首动人的诗篇。
这脚印，印遍晋西北的大小山川，
也印进红色党史的字里行间；
它像丰碑上金碧辉煌的文字，
永远激励后人在新征程上登攀！

赵一曼烈士塑像

我认识你，那是
在儿时的小学课堂
当年您跟我的一次叙谈
解开了我翱翔的翅膀

如今我来看你
千里迢迢，带着对您的景仰
您却仍旧那样年轻
仍旧驻守在自己战斗过的地方

您肩头披一件子弹洞穿的大衣
任北风寒风吹拂着坚毅的面庞
您不累吗？几十年的迎风站立
眼睛始终凝视着葱绿的远方

我多么希望您抖动起时髦的衣襟
轻盈地飘过 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让年轻人从您身上感受寒风的料峭
也给自己肩头披上几缕新生活的阳光

安息吧，人民的英雄
您那沉重的记忆，您那忧虑的目光
在远离松花江畔的黄土高原
已经成长起您的某种期待和希望

读一位母亲

王朴烈士，重庆市江北人，复旦大学读书时参与了进步刊物《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期间，动员其母亲变卖田产1480亩(折合黄金2000两)，支持川东地下斗争和武装起义。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英勇就义，时年28岁。1984年，王朴烈士年逾84岁

受到了胜利果实，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广大翻身农民全力支持红军，主动从家中拿出床板、被条、食物。也就是在那个月的十七日，他的邻居汪林辉新婚刚满七天，毅然要去参军，并得到了妻子计云梅的大力支持。汪林辉在那天黑离家之前，计云梅倾其家中所有，做了一桌饭菜，为丈夫送行。妻子的爱深深地打动了她，他接过妻子手中的行装，一把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我会保重自己的，等革命胜利之后，我会选择一个农历十五的月圆之夜回来与你团聚。”计云梅含着热泪依依难舍，许久才松开丈夫的手，且把这句话牢记在心里，目送着丈夫从山地出发，踏上革命之路。

老人说，计云梅当时就住在他家斜对面。计云梅送走了她的丈夫，新娘送别了新郎，月光照耀前程，丈夫走后的家，如深夜的大山一样，格外寂静，她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冬去春来，四季更迭，以后每年农历的每个月十五之夜，计云梅都要烧上一桌好菜，翘首盼望丈夫归来。其实汪林辉参加红军不久就血染战场。多少年后计云梅得知消息，仍不相信丈夫牺牲的事实，她依旧守着丈夫的承诺，直到自己最后卧床不起。

那天，正好又是一个农历十五之夜，圆月如期升上枝头，计云梅弥留之际，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自家空空的饭桌。这时，前来看望她的乡亲们意识到了，立即各回各家，每人做上一道菜，做好后全部端至计云梅的家，并摆上碗筷。这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随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这个曾经婚房，离开了这个让她等待、守望了一生的家……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与我白天在木塔红军纪念馆听到讲解员小虞所说的如出一辙。在木塔红军纪念馆，我看到了计云梅斜靠在床上的蜡像，一条花布薄被盖着双腿，旁边有一张八仙桌，床的一侧是一扇木格子窗户。一束如月光一样的灯光照射在蜡像的脸上，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一世夫妻只有七天，这就是计云梅的故事，这就是当初经历深重灾难的中华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的故事，她们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惜付出一生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子孙幸福的今天。白天，老人在向我说起现在所过的好日子时，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这笑声，一直回荡在我耳际，回荡在青山之中，引入梦。

闲居初夏午睡起

【宋】杨万里

梅子留酸软齿牙，
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的老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您将儿子献给了革命
儿子又将家产献给了革命
最后 你自己也加入了革命

革命是你的眼睛
革命是你的呼吸
革命也成了你
须臾不能离开生命

你从来不把儿子的光环
戴上自己的脖颈
也不把儿子的壮举
当做讨价还价的资本
你就是你呀
新中国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一千四百八十亩田算什么
两千两黄金的家产
在你的眼中已变得很轻
你终于成了儿子遗志的继承人

八十四岁的革命老人啊
你从来不肯向革命伸手
唯一交付给党的是
宝贵的儿子和一份入党申请

儿子早已在烈火中永生
脚踏声声终于也让你觉醒
前赴后继的队列中
也走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读着老人的慈祥
也读着这份不同寻常的申请
掂量着人生的价值和信仰的神圣
献出宝贵生命的王朴烈士呀
你有一位多好多的母亲
全国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向她致敬



国画《山居》 王雪平 作

人的观感，一般来讲，心中感觉只要够大，一定可以逍遥游。你看，这些北冥啊南冥啊，鲲鹏啊，乘着扶摇风、直上九万里，身体巨大无比，空间也是无边无际，他们这个样子，一定是逍遥自在的。

不过呢，再仔细想想，这个大鹏在九万里的高空飞，周围静悄悄的，除了自己的羽毛和摩擦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往上看，漆黑漆黑的天幕上繁星若星；往下看，都是云雾，无边无沿。就这样飞半年多，周边的风景也没有个变化，一直飞下去，无非也就是到了南冥。南冥，无非也就是另一个浩渺的大洋，似乎与北冥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仅大鹏飞得无聊，连写文章的，一直这样写下去，其实也挺没劲的。怎么办呢？换个视角吧！看看其他的逍遥游。

看谁呢？树上的蝉和林间的小斑鸠。

树上的蝉和小斑鸠在一起聊天，说起大鹏的故事，不禁笑了起来，说：“这故事，编得太离谱了。有谁见过张开翅膀就能遮蔽天空的大鸟？还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

“即便有那样的大鸟，他也是不懂得生活，自己给自己找事做。费那么大的劲，飞那么高那么久，就是要去南冥。南冥有啥意思？难道和这里一样吗？”

“也可能是比喻吧？说明人家是逍遥的。”

“逍遥个啥！他单要飞起来，都得费多大的劲啊。要风，要浪，要机会，缺一不可。瞧瞧我们，自由自在，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哪里需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才是逍遥的。”

“而且，我们早就逍遥过了。想必

书法 李春和 作

◇ 行万里路

风中登上顶山

□ 雒晓利

4月29日，一个大风凌厉的日子，在中阳县的公事结束后正午一点，返程尚早，我临时动议，到心仪多时的上顶山走走。我对上顶山牵挂，主要因为它是中阳境内最高的山，众口相传其高峻雄伟气势磅礴，登临高山会获得愉悦的生命体验。

有好友相劝，今天风太大，上山不易，还是另择时日好些。众朋友都是本地人，多是劝阻的意思，建议在风和日丽之时上山，会有更开心愉快的旅行。

众人说笑中，我略作思索，逆风攀登高峰，何尝不是一种新体验、新感觉？就权作一个小小的自我挑战吧。慧敏兄弟驾车做向导，我们平平静静地出发了。

车行至关上，从左侧入山口，只见有身着红军道具服的一群人，簇拥在关上战斗纪念碑旁。纪念碑前后的场地小，台阶过于狭窄，上行下行的人挤成一团。红军东征时，刘志丹作为军团长在这儿指挥打过一个胜仗，建党百年让这儿的关注度升了温。相对于上顶山方向，则是只有我们的一辆车驶入。

沿路驶入，不紧不慢向上顶山靠近，逐步领略中阳第一山的风景构成。沟够得上深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穿山开辟的道路陡立斗折，车不时发出低沉挣扎的喘息声，有三处几乎要后退，车行爬山路约有20分钟，远远地看到了一座独立高处的山顶，那就是上顶山之顶了。

慧敏问，车还能勉强走一段，开车走，还是咱自己走？

我答：既然专为上山而来，还是爬山有体验和获得感，走吧！

他接了一句：走路风很大，真不好走，开车走吧，车走一段少一段。

我回答：风再大总不至于把人吹倒，咱就痛痛快快来一把风中登上顶山。

停车，下车，迎面便是呼呼而来的大风。原在车中浑然不觉，下车来方能感觉到山巅之上大风的力量，外衣被吹得鼓起，裤管明显偏向了一个方向，腿冰凉凉的，上身风力作用下前倾，甚至还摇晃。

紧盯着不远处山尖，一步一步朝前走，风的阻力固然有，但影响不了脚下的选择，两人陪伴着，相互拉扯说笑。先遇到的是沙棘丛，与我平日所见过的截然不同，是独立生长着的，像是树的样子，又是一丛一丛地聚拢着，有的长得很高，只是无论如何也没有长成树，看不到干，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枝叶。山顶上常常是大风，沙棘丛没有抱团，而是独立生长，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现象。细细一看，沙棘丛不论相互间距离远近都在背风坡，选择在生长条件相对较为宽松的地方扎根，这是自然法则，不需要多做研究，也不需要非要整出一套生长智慧来，自然的安排便是自然。

走着走着，越来越到了高处，风越来越大了起来。赫然从山坡上冒出来的石盘石崖石造型，让眼前豁然开朗。此景在吕梁山上并不多见，顶着风走到跟前。石盘很是宽阔，倘是风和日丽的下午，躺在晒得热乎乎的石盘，自在地遐想一番，不失为一件美事，可惜时不我待，只能期待下一次了。石盘之下，石崖交错，能够构想成多种造型，煞是好看。崖石底部有人用围栏围了起来，是圈养牛羊驴骡马用的，自然造型经如此折腾显然大煞风景，但仔细想来，游玩只是消遣，消遣无非就是消遣，而养殖是为了谋生，在谋生面前消遣所需是渺小的，不值当的，也就把抱怨平息了下去，生发出对劳动的敬意来。

在石盘边逗留几分钟后，继续向山顶进发，缓坡骤然陡立起来，风势加大，脚步不稳，真正意义的登山开始了。处处都逆风，两股战战，身体摇摆不停，艰难迈步二百米的样子，忽然感觉轻松起来，原来是坡下的树林阻挡减弱了风力，把身子压低后

北冥南冥，不过就是远一些，大一些罢了，本质上，与我们周遭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哪里还需要飞南飞北。”

蝉和小斑鸠在这里聊得高兴，树下面乘凉的一个人就笑了，他嘲笑它们俩，说：“这两个小东西，知道个啥！真是可笑！”他说完，觉得这样说，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鄙夷之情。想了想，又讲出了一番大道理。

你们这两个小东西，见识太浅了；你们的一生，不过就是几年；你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方圆几十里。你们哪里能想象出，时光的悠远和世界的广大。

你们就像那树下的蘑菇，一辈子就是二三十天；你们就像那水面的蜻蜓，只

扶摇风，他们哪都去不了；蝉和小斑鸠，是小事了点，但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不用等风来。

蘑菇和小飞虫，活不了几天，最后，死掉了；可是，冥冥和大椿，活到一千岁，最后，死掉了。

所以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不好说谁优谁劣。至于哪个是在逍遥游，也不好判断。

不仅庄子不好判断，连圣人也不好判断。一千多年前，商汤王和大臣棘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俩也是说在北冥南冥，鲲鹏变化，扶摇风，九万里。蝉和小斑鸠笑话，说这一切比不上自己过得愉快和自由！最后，商汤和棘也没有得出结论。

到现在为止，鲲鹏都没有说话。鲲鹏海底，翱翔高空，一个伏于极极低处，一个飞在极极高处。无论高低，反正我们看不到。他俩又那般巨大，大到万物在他们眼中，细微如尘埃一般。即便他们说了话，我们也听不到，听到了也理解不了。

我们只能自己来想：鲲鹏、寒蝉、斑鸠、麻雀、蘑菇、飞虫、冥冥、大椿，无论是大到可以比肩天地，小到不过握拳，还是寿命可以达到几千万年，或者短到几个小时。看上去，似乎各有各的道道；想一想，又似乎谁都不可以逍遥。

鲲鹏变化，海要够深够大，风要够强够烈。无风，鹏没有办法飞，无海，鲲无处藏身。不如寒蝉鸟随心所欲。

冥冥大椿，活得够久，蘑菇飞虫，不过一瞬。但是，最后都一样的死，不过是一万步与五十步。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地逍遥游？

你们这两个小东西，见识太浅了；你们的一生，不过就是几年；你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方圆几十里。你们哪里能想象出，时光的悠远和世界的广大。

你们就像那树下的蘑菇，一辈子就是二三十天；你们就像那水面的蜻蜓，只

知道宇宙间只有夏天。你们微小的脑瓜子，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能活一千多年的灵龟冥冥，更有能活几十万年的大树大椿呢！

说完这些，他起了什么，忽然也感伤起来，低声嘟囔：唉，我还笑话你们呢！我自己也很可笑。今生若能活一百年，就满足的不得了，可是人家彭祖，都活了八百多年了，比起来，我还有啥值得得意呢！

庄子讲逍遥游，开篇就是鲲鹏变，接着请出蝉和小斑鸠，借他们的口，说鲲鹏也不得逍遥！再借人的口，说你们这两个小东西，见识浅，没见过世面，所以什么都不懂。

然而，见过大世面，活得更久远，就一定逍遥吗？

鲲鹏变化，直飞九霄，离开了北冥和

逍遥游·小大之间

□ 李牧

◇ 读万卷书

逍遥游·小大之间

◇ 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月圆之夜

□ 石泽丰

月亮升起来了，从山地的那边。当我透过窗户，看清它硕大圆润的样子时，它已爬上了山顶的树梢。这是一个月圆之夜，山里，暮色与宁静结伴而来，夜还没有进入很深的状态，人们就习惯早早地睡去，远远剩下的，是鸟兽的鸣叫，且稀疏，点缀着山乡之夜。

此刻，我寄宿于一个名叫木塔的革命山区，身下躺着的是一张修复的农家老式木床。屋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做的，木板隔成内墙，简陋，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它有着足够的乡村元素。我决定住下来的时候，主人从柜子里拿出了干净的被子把床铺好，然后，回到自己的里屋睡去了。虽然城里的喧嚣早已不再，但我还是睡不着。看到月光皎洁，星空万里，我就想到白天这家九十七岁的老翁向我讲述当地妻送郎参军的故事。

老人指着自家门前山岗上的堡子说：“它可以为证，月光可以为证。”老人的视力不好，但他知道堡子的方向——就在前方，不远。一如当初，他的父母将革命胜利的曙光指给他看一样，将苦尽甘来的愿景指给他看一样。不过现在，堡子失去了它当初瞭望的功用，守堡子的人也不在了。

我坐在老人的身边，听他慢慢回忆他七八岁时亲历的往事。这些往事尽管能断了线的珠子，老人记不真切，我还是能从地方党史和白天参观当地红军纪念馆中找到印证。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农历十月份，当地正在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地，享

三川河

57期